

焦點人物 FOCUS

茶藝 · 陶壺藝 · 陶藝人生

陳景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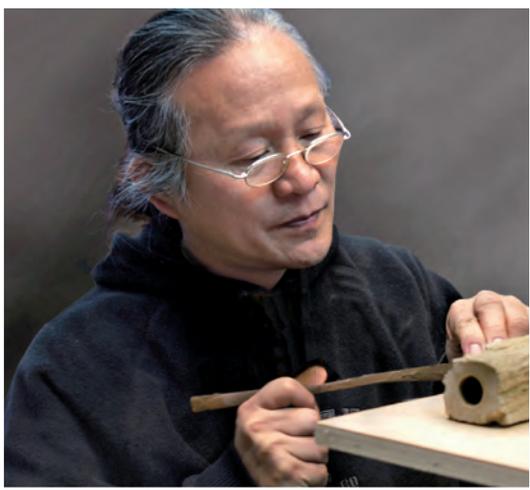
Ah Leon (Chen Ching-liang)

文／黃浩庭 Huang Hao-ting · 圖／陳景亮、黃浩庭

「採菊東籬下，悠然見南山。」陶淵明的這首詩句，恰好是陶藝家陳景亮位在平溪山坳處住宅的最好寫照。三甲大的林地，陶藝家陳景亮十餘年來的耕耘，林地裡不單有個人工作室、〈大橋〉作品的專屬展覽室、茶室、住所等，縱貫而落的山溪，更是讓偌大的園林在炎炎夏日中暑氣盡散。陳景亮不僅做壺，更愛喝茶，「工作就是為了等著喝茶」，走出工作室之外，隨處都可見到陳景亮從溪底撿來的特殊石頭所搭建的石桌石椅，工作與生活雅趣的結合不言可喻。

源於茶

1953年出生於屏東的陳景亮，年輕時北上就讀國立臺灣藝術專科學校，因喜愛繪畫，選擇了西畫組。畢業後也嘗試雕塑工藝，不過因賺不了錢，加上喜歡喝茶，於是在28歲時四處學藝，如苗栗李昭清等陶師。學陶的過程當中，對於愛喝茶的陳景亮而言，除了學習傳統宜興壺製作的技藝，從壺嘴、壺蓋、壺耳宛如精密工藝的茶器製作中，體認到必須開創一條自己的路。俗話說：「學老師父的手要三年，放掉老師父的手要九年，學自己的手要一輩子。」



陳景亮工作照



陳景亮喜喝茶



陳景亮 義氣壺（含火爐）
1986 壺徑20cm
火爐高17cm



陳景亮在美國講學情景

因喜愛喝茶，而與陶藝結緣。每每喝茶之時，便會思索，中國的茶席中相關的茶器，諸如茶壺、茶海、茶杯、茶托等茶器皆具，唯獨沒有一個真正可以用來燒水的煮水壺。陳景亮認為日本茶藝中，煮水有南部鐵器所製作的鐵壺，然中國雖有長遠的製陶文化，卻沒有一個真正專用的煮水器，甚為可惜，於是他自己創作了煮水壺，也就是「義氣壺」的出現。

「義氣壺」現今已經發展至第三代，之所以如此命名，是因煮水壺的蒸氣孔大多開在蓋紐上，高溫蒸氣容易燙傷提壺的手指。陳景亮思索水蒸氣於壺內循環的原理後，將蒸氣孔設於後方提環處，在水煮的過程中，水蒸氣便可從後方馬鞍耳的蒸氣孔排出，執壺者便可以安心提斟，不懼高溫蒸汽朝手噴來。因熱氣不傷主人，故名為「義氣壺」。他更設想執壺人左右手的差別，設計蒸汽孔左右位置不同的煮水壺。喝茶人更可從蒸汽出孔的位置來判斷水量，提環蒸氣孔冒

氣，表示滿水位；壺嘴冒氣，則告知茶人，內水量僅剩下兩至三杯的熱水。第三代義氣壺更在壺身蓋孔旁的提紐上，設置保護藤製提把與馬鞍耳連結處的陶製護環。喝茶人對於茶器的心意，在細節處反映了他的用心。

源於茶藝的製壺概念，一步步地落實在小小的茶壺當中。2001年開始，陳景亮在美國各州大學和博物館內，講習「茶壺解剖學」，從中國宜興的標準壺開始解構，從壺嘴出水的方式，在何種角度下，出水才會順暢；壺身的大小，多大的容量，才能讓茶葉在壺身內開展出來，得到最好的茶汁；壺耳的長度和位置，如何與壺身和壺蓋搭配，讓執壺者能以最優美和流暢的方式來斟茶。一點一滴，從喝茶人的習慣，到製陶者對於製壺嚴謹的細心程度，解構了傳統宜興壺的特色，再重新重構出屬於陳景亮對於壺藝的體認，進而發展出屬於陳景亮的壺藝特色。

藝於壺

自明以來，改以沖泡茶葉的方式喝茶，茶壺成為重要的茶器之一。明人文震亨在《長物志》中便提到：「茶壺以砂者為上，蓋既不奪香，又無熟湯氣。」明人馮可賓在《芥茶箋》中亦說到：「茶壺，以窯器為上，又以小為貴，每一客壺一把，任其自斟自酌，才得其趣……壺小則味不渙散，香不躲攔。」故而，中國宜興所產的紫砂朱泥小壺，從明清以來，至今都深受茶人喜愛。

宜興壺因其紫砂胎、壺小而茶味不散，一直是茶人所喜愛的泡茶器。對於陳景亮的壺藝之路，宜興壺不僅是製壺的開始，也是他想要超越的目標。在解構宜興壺的過程當中，了解了茶壺各部位的製作技巧。從宜興壺的基礎中，第一位創造出「臺灣壺」的主題茶器，於1985年臺北春之藝廊的個展中展出。所謂「臺灣壺」，陳景亮認為是在傳統壺藝上，以臺灣茶藝文化和現代陶藝家的環境所發展出的茶壺。春之藝廊個展上的茶壺中，可以看到很多細膩的巧思。1985年所展出的嵌泥星點壺，壺身上以嵌泥的技法，將色澤不同的土細



陳景亮 嵌泥星點壺 1984 7.5×10×6cm

心填滿，之後再處理表面，使其光滑細緻。原本在壺蓋上的蒸氣口，也轉移到壺耳前上端接近壺身的連結處。點茶時，因壺蓋緊密地與蓋廊合密，透過壺耳上的進氣口，手執壺耳的手指可藉由按放蒸氣口，來決定壺嘴的出水量。壺耳與壺身連結處，為讓茶蓋能穩穩地闔在蓋廊上，壺耳前端延伸出一個小凸處，保持壺蓋的穩定性。壺嘴處也不同於宜興壺的出水小嘴，前窄後廣，近似葫蘆型的茶嘴為特色。



陳景亮 提心吊膽壺 1992 23×38×23cm

陳景亮在基本宜興壺形上，超越宜興壺。硬式提樑中壺，不同於一般軟耳式提樑壺形式，從蓋廊前後裝設的把紐，從紐上製作其他材質的提樑把手。此間採硬式提樑，前端底點處以分叉的形式，穩定了執壺者點茶的姿勢，提樑後端近壺身處，因樑近於蓋緣，穩定了器蓋，不至於在點茶過程當中，讓茶蓋脫落，整個提樑把手造型流暢而圓潤。壺嘴和壺蓋上的蒸氣口，則保留了宜興壺的基本形式，整體造型簡約俐落。



陳景亮 泥胎梨形小壺側面圖（右為壺底部） 2016 14×10×9.5cm

阿亮壺一直跟隨著他在不斷改變，由前兩把壺的介紹中，可以看出一位喝茶者，同時也是一位製壺者，對壺的用心。近年來，阿亮壺從早期厚重沉穩的形式，轉以輕薄，一氣拉坯成型的技法，以100克的土，拉坯成型壺身，僅底部修坯。壺身上的璇痕則是手拉坯痕。2007年的泥胎梨形小壺，從壺嘴至壺耳，可以看見標準阿亮壺的形制，進氣口位於壺耳上，壺嘴則是前窄後寬的形式。壺蓋則有了不同的變化，因進氣口位於壺耳上，壺蓋則成為密閉式，原本作為緊密蓋廊用的蓋牆，則轉變成為方便立在桌上秤錘形式，一來可以穩定壺蓋，二來壺內空間，也不會因蓋牆過長，而影響了茶葉在壺身裡舒展的空間。

有趣的是，陳景亮在藝專就學時期，畫風寫實，又擅長雕刻。1987年前往美國遊學，重新接觸了現代陶藝，這段遊學後至講學的過程中，讓他在創作上打開了一條更寬廣的路。他開始以陶藝雕塑的方式來表現壺藝，融合了盆栽藝術的概念，以「物質寫實」的手法仿造一系列宛如實物的大型樹幹壺、樹枝壺。若不仔細看，還真以為是用真實的木頭雕刻

出來的大型茶壺。這逼真寫實的風格，又被稱為「迷惑眼睛的陶藝」（Trompe l'oeil），從而在美國藝壇打下知名度。

年輪壺、樹幹壺，如同字面上的意思，壺身上的肌理，幾可亂真。融入了壺藝創作的概念，盆栽藝術的園藝美學，都存於此中。年輪壺有著茶壺的基本造型，包含壺嘴、壺蓋、壺耳三處，壺身以樹幹年輪的方式表現，壺嘴和壺耳，則是以枝幹表現；精細的表現，令人驚嘆。樹幹壺則不



陳景亮 年輪壺 2003 52×20×58cm



陳景亮 樹幹壺 2004 46×18×36cm



陳景亮 大橋·筆路藍縷 1997 200×100×160cm (黃浩庭攝影)

同於年輪壺，壺身處的肌理表現，能見到木皮、木塊，以及釘在木身上的鐵釘，三種層次的表現；壺蓋則以橫置的碎木條來呈現；壺嘴和壺耳，宛如從樹幹中長出的枝桠。

從茶器到現代陶藝，以壺為本質的創作理念，即使是不同的概念和技法，但茶始終貫穿了兩種不同本質的藝術創作之中。如同陳景亮在1985年春之藝廊個展時，喊出「臺灣壺」的口號，背後有著三種概念，遵隨著茶學傳統的規制，呈現現代臺灣茶藝發展的背景，並承襲宜興三百年的壺藝文化，是一種新的格局，新的文藝復興的茶壺。不僅是小壺，大型裝置壺也裝載了一種新格局的出現。

技於器

陳景亮認為陶藝有百分之八十的部分是技術的實行，藝術創造的工程只有百分之二十。然而，實際上，創造力和技藝應該是平衡兼具。對此，我們可以在陳景亮的陶雕藝術中看到技藝與創造力豐富的表現。與樹幹壺差不多時期，陳景亮再次投入大型寫實陶雕創作，用了四年半的時間，多達50公噸的陶土，

耗費53個窯燒的過程，完成長達20公尺的大型作品〈大橋：筆路藍縷〉。目前這件作品擺放在陳景亮位於平溪工作室裡的展覽廳中。

初見〈大橋〉，令人感到吃驚的是，在長達20公尺的橋樑上，每片木板、接榫、卯釘，都以非常寫實而細膩的表現出細節來。誠如1999年〈大橋〉的策展人，目前是大英博物館亞洲部主任司美茵（Jan Stuart）所說：「〈大橋：筆路藍縷〉，是一個60英尺長的陶藝大橋，那東西虛幻得像隱喻，同時又結實得像磚塊一樣。任何人看見了阿亮的大橋還是不相信……它真的是用陶土做的。但它看起來就是一座久經日曬脫色而腐朽的古舊架構，以及一些木頭柱樁和橋板。」另一個郵報評論家Paul Richards若有所思地說：「阿亮的大橋把你看到的和所知道的聯繫在一起，黏土燒成了木頭，真實變成了幻覺。它激發著經過者以從靠近的審視到遠離的冥想，它越過當代到傳統，然後又倒退回來。」這件大型作品，曾在美國史密森尼博物院的沙可樂美術館首展，再巡迴展出至威斯康辛州立美術館、亞利桑那州立鳳凰城美術館、加州首府沙加緬度市克拉克美術館。

〈大橋〉之後，陳景亮再次挑戰了與木質表現截然不同的寫實風格。「豆腐裝置」系列的出現，是陳景亮製作出看似彈性十足，卻又有著市場裡常見的潔白板豆腐的寫實肌理。透過大量單獨成塊，整齊如棋格似的大塊豆腐，或是碎裂成半的形狀，可以自由地擺放裝置在桌上，或是仿造出略帶潮濕質感的仿木板的木砧板上。藏家可以自由地調整豆腐的擺法和數量，帶出了另一種行為藝術的表現。

〈小學的回憶〉是陳景亮最近期的大型裝置寫實陶藝作品，透過驚人的寫實陶雕技藝，牽引著每一位觀者的童年記憶。而「舊時的樣式」，是陳景亮所表現的重點，每一件課桌椅單獨成件，課桌椅上有著許多童年時期，學生們會在桌面上塗鴉或刻畫的痕跡。有的桌椅呈現出歲月凋蝕過的損壞。一方面勾起人們小學時期對於課桌椅的回憶，一方面卻有著歲月過往，一去不復返的痕跡。如同〈豆腐裝置〉，〈小學的回

憶〉作品中的課桌椅，不單可以隨著空間擺放成記憶中的教室課堂，也可以單獨成件的擺設，觀者可以坐在椅子上，回味著過往的童年時光。這是陳景亮以自己才能所創造出卓越的藝術。

餘韻

對於陳景亮來說，陶藝工作者最大的幸福，在於可同時創作實用器物，也可以創作雕塑藝術，兼具雙重面向、兩種截然不同形式的作品。茶壺始終是陳景亮孜孜不倦，能專研一輩子的陶藝事業；寫實的雕塑創作，卻是實踐了一位藝術創作者，以自身卓越的技藝實踐了自己內心的理想。每一件作品對於陳景亮來說，都是全心投入，如他自己所說：「做壺就像在打禪七，每每全心全意地投入，專研和雕刻出手中作品每個細節。」不論是茶壺或是寫實雕塑創作，都能在其上找到那種對作品一絲不苟的精神。🌱



陳景亮 豆腐裝置 2003
33×41×12.5cm (黃浩庭攝影)

陳景亮 小學的回憶——一個教室 2010
紐約州伊佛森美術館 (EVERSON MUSEUM OF ART) 展出